

《栖》

蒋一谈 著



▲《栖》▲

新星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本书推荐】>>

蒋一谈最新主题短篇小说集，也是21世纪中国文学第一部以城市女性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里的每一个女人，都在生活中思索和追寻，因为只有追寻，才有某种可能和希望——她们在追寻之中发现自己。

【作者简介】>>

蒋一谈，小说家、诗人、出版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图时代公司创始人。他的写作视野、卓而不群的故事构想、对文学的虔诚追求和写作态度赢得了众人的赞叹！“鬼才”、“黑马”、“蝴蝶”、“21世纪的先锋派”，作家和批评家这样形容他的短篇小说诡异多变、复杂丰富的艺术风格。

《与轻有关的事物》

天乐 著



▲《与轻有关的事物》▲

漓江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本书推荐】>>

本诗集《与轻有关的事物》为“第29届青春诗会诗丛”之一，共收录了百余篇诗歌，这些作品呈现了诗人多年的创作。一首《与轻有关的事物》集中展示了诗人对写作的思考和技术的拿捏有度。

【作者简介】>>

天乐，男，本名马宏亮，陕西泾阳人。1977年出生，1996年发表诗歌处女作，2000年创办哭与空诗歌，“灵性诗歌”写作首倡人并编辑民刊《灵性》（原名哭与空），2002年登上《诗刊·下半月》10月刊封面人物，2006年整理出版诗集《我们暂住在地球上》，2007年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个人诗歌作品朗诵会，作品见《不解》、《诗刊》、《北京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汉诗》、《延安文学》等。

【本书推荐】>>

《我们的小镇》以两个家庭为主线，叙述了一群普通而快乐的人，生活在一个恬静而平凡的小镇，平平凡凡地经历着出生、成长、婚育和死亡。当因难产离世的女主角艾米莉的灵魂回到曾经记录着她笑声的地方时，她才猛然间发现，那些平凡和琐碎，那些平淡和简单，是那样的美好和珍贵。

【作者简介】>>

怀尔德，是唯一同时荣膺普利策戏剧奖和小说奖的美国作家。他与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齐名，并称为“美国四大现代戏剧家”。怀尔德为美国现代戏剧的灵魂人物与先驱，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后一位寓言家”。

《我们的小镇》

(美)桑顿·怀尔德 著



▲《我们的小镇》▲

译林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每个女人都渴望停歇

■ 佳怡

把自己交给工作的女记者，和为了报恩忽略亲人感受的犹太老妇人，《茶馆夜谈》里浮现为了对女儿的爱而无法找到自己爱情的母亲。《夏天》里患得患失，又格外脆弱的单身母亲，《林荫大道》中追求平常却在奢华面前失措的女博士。她们身上都深深地刻着某些印记，如果想要更好的生活，就必须挣脱枷锁，以另一种姿态去面对。

城市里的女人们，遇到春夏秋冬，遇到躲不开的困难，这期间的点点滴滴，惟有自我感知。小说集读完第一遍，我很伤感；可是读完第二遍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一条思维脉络——这八篇故事，都在讲述女人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执念啊！

在男人面前，女人是什么？在生活面前，女人是什么？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是伴侣，是工具？……

《温暖的南极》刚送走一个渴望出逃的女人，《驯狗师的爱情》又带来一个逃不出生活的女孩。《另一个世界》里看到

当女人初长成，我们似乎掌握了应对一些事情的能力。我们像动物一样，凭浅薄的本能判断是与非，对与错。我们把自己的世界，封闭在很小很小的盒子里。然而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越来越不同的世界，我们开始憎恶这个盒子——“为何它如此之小？”女人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打破盒子，逃离原本的生活，才发现生活是魔比斯环，周而复始，自己也精疲力尽，伤痕累累。你那么忧伤和绝望，但是你很难发现一个真相——那盒子就是你自己。

或许很多人会问：中国女人为何如此复杂而尴尬？书中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蒋一谈只是在呈现。很多人都在寻找生活的答案，当你某一天找到了，你或许会想起这本书。如果把女人想象成一只无脚的鸟，在城市上空无休盘旋，遇见到《栖》，你是否愿意停留歇息？我想，你一定会的……

无奈而自流的时光

■ 谢建平

近期，拿到了天乐的新诗集《与轻有关的事物》，一首叫《刺青》的诗有这样的句子：“她的花园，有迷人的牙齿，会歌唱的小虫，想变成蝴蝶，只需她眼睛里，一块小小的黑夜。”这是一种客观，也是一种距离，意象与意象的距离。全诗以刺青为主象，字里行间流露着孤独而无奈的情感，不能不令人从容。诗歌简短而整齐，全诗由五段构成，采取递进的手法，层层掘进，把读者带到了那种诗意伤感的氛围中，并以诗人情怀感染着读者。

诗人的使命和一切自然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冷静是由思想支配的。诗人的思想是一份责任，是与情感一起不断扩大的，不论是思想或是情感，完全是诗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一个诗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生硬地与现世进行套装，就如潮湿的街巷里蔓延着的苔藓，无声而自由地感染着。许多生命诗一样生存着，很私秘，也很灿烂，像“描述一个普通的早晨，也是很奇妙的。”生活浓缩在一个早晨，形形色

色，那片刻的生命变化，都能在诗人的心灵最深处得到感应。然而，这样的感应只是对于一个生活与生存的敏感者才有效的，有的人也许穷其一生都和它形同陌路。“井水甘甜，蓖麻丰收，我清理灰尘，你安慰效果，我要给你一件自由的事”这几句独白很轻松，几乎是直白的，但却在天乐的笔下注入了诗的成份。画面里与画面外是两个人两个世界，诗人在框内感觉着画框外世俗的情景，语义在转换中延伸着。

天乐是一位关注现实的诗人，他的诗几乎都是平凡的小景，然而却是真实环境中的生活一隅。诗中关于生命的命题可能很大，但我在他的诗中看到的却都是些《与轻有关的事物》平淡、悠闲，尽管会如惊鸿一瞥般的短暂。我知道天乐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对于底层的故事有过太多的幻想，然而我更知道他是个挑剔的人，他对于诗中的故事总是让我感到骨子里不容分说的同情，他的艺术细胞与自由自在无比依赖的情愫有关。然而，在“故事夭折，激流勇退的人，找不到

怀尔德笔下的小镇风情史

■ 赵瑜

已经死去的艾米丽，在小说的叙述中很难再度回到故事里，可是，在《我们的小镇》这个剧本里，她又回来了。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可以隔着死亡与现实的空间，和没有死去的人进行对话。这种“穿越”是超现实主义的尝试，是完全将时间打断，将故事正在进行的纵深打破。作者将情感放在了第一位。这个时间，剧情需要的不是逻辑，也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情感的满足。我想

到什么呢，我想到我幼年时看到一出关于巫婆的戏剧——未成年死去的人，始终不肯离开家庭，每每在深夜的院子里哭泣，于是，巫婆便让死去的人的鬼魂上了她的身，和逝者家人对话。一问一答，俨然是活着时的样子。直到家人满足了死者愿望，鬼魂方离开巫婆的身体。我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巫婆演出，都兴奋不已。而怀尔德在《我们的小镇》里实现了这些。

《我们的小镇》制造了熟人社会的一个通用叙述模式。桑顿·怀尔德写下了整个美国的小镇史，甚至是全世界的小镇生活史。不仅仅是小镇的风情史，也写下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当然，还有喜悦和悲伤。

剧本和小说的区别在于，除了故事叙述的结构更为复杂以外，剧本有声音和人物活动的画外内容。